

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䟽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

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予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看文字當如高舩大扁。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問看文字爲

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有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

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
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
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
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
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
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
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
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

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
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
踈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
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
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
字大節目痛理會二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
於輕浮不沈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
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
丁解牛自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
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

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聳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

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少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得四通八達。無此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話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而。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
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
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
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
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
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
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
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
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
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

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着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
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
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
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
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
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
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
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
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

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潛地本作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

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

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慊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揚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曾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

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濡中默識心

通精義為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夜而思之。平其心。易

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

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

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

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

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

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

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托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

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

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
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
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
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
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
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
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
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
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
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



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壞足矣今欲
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
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
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
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
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
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
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
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曾

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孰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如聖。首先須盡得

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只是義理其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尚晦則宴息也又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

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新添者恰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

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

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了。

程子曰。其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

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

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

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

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

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

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

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

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

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致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

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峽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曾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

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

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踈。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淡洽。芝曰。正緣是不淡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

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兀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未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

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

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

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

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

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係子者。罪齊大夫旣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

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
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
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
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
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
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
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

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
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
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
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
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
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
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
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
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而檢左氏。鄭

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

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

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
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
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
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
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
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
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
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
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
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

揮他又問善屋左肅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
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
次序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
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
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史遷
能賤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
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
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
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
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以

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

春秋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東類甚多

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砥硤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教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

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

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

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文。呂文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

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彊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彊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

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脩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

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攷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

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皆驗宋荅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

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

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揚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辨紀所論三事。其

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

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而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

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

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

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一云唐末天子不能吞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則如何。曰。唐之天下其間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

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

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蕃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因說通

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敎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蘇管

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實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祝天下之筆乎。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宏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

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劉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者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

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道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

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

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欒虔外別出扁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

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曷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屢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

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己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字。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

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
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
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
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
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
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
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
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云。明道知扶
講縣事。伊川侍

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
曰。蔡人勸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
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
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
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

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無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義理人心之

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

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此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

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

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

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貧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曾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

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
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
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
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
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
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

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
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
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
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楔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者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令人詩。蘇才豪然。一氣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如何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其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枯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次真。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燕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臨近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
詩者也古風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
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
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
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
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
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
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
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

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風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真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此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音心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其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力。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可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彼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闢鷄聯句云。一噴一醒。必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恠得此。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恠。意思亦自有。

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言定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人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石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公。口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救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主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箒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令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

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肯向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令人都不識這意思。只
要敬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不知。余心樂將
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
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
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

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
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
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萃為時賢相。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惛惛之語。凜焉為之弗寧。
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
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
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
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

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

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個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噫。群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

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
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
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
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
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
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乎古也今之
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
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
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
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
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
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作

傳惟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只一作據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章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尚也曰游夏亦何嘗兼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時作○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但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敘通變。

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祭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

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
派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
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
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
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闡奧如古人者。然
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
於得也。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
載為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
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
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
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
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
人而不可得之意。令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

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者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文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

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家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婆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

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令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十一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

韻如○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

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者。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

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尙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談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者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

不如衡子細。踈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深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

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摠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言卑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者。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者。這一人文字。不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文字。子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曾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必以文章。若是子細者。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心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孰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孰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立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入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個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

云。都來這幾字。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
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
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
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
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
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
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
時都定。便長進也不。冒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
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
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闌。鞞

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
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
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
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
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
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
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
有書云。他近來者。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
這箇虛心者。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
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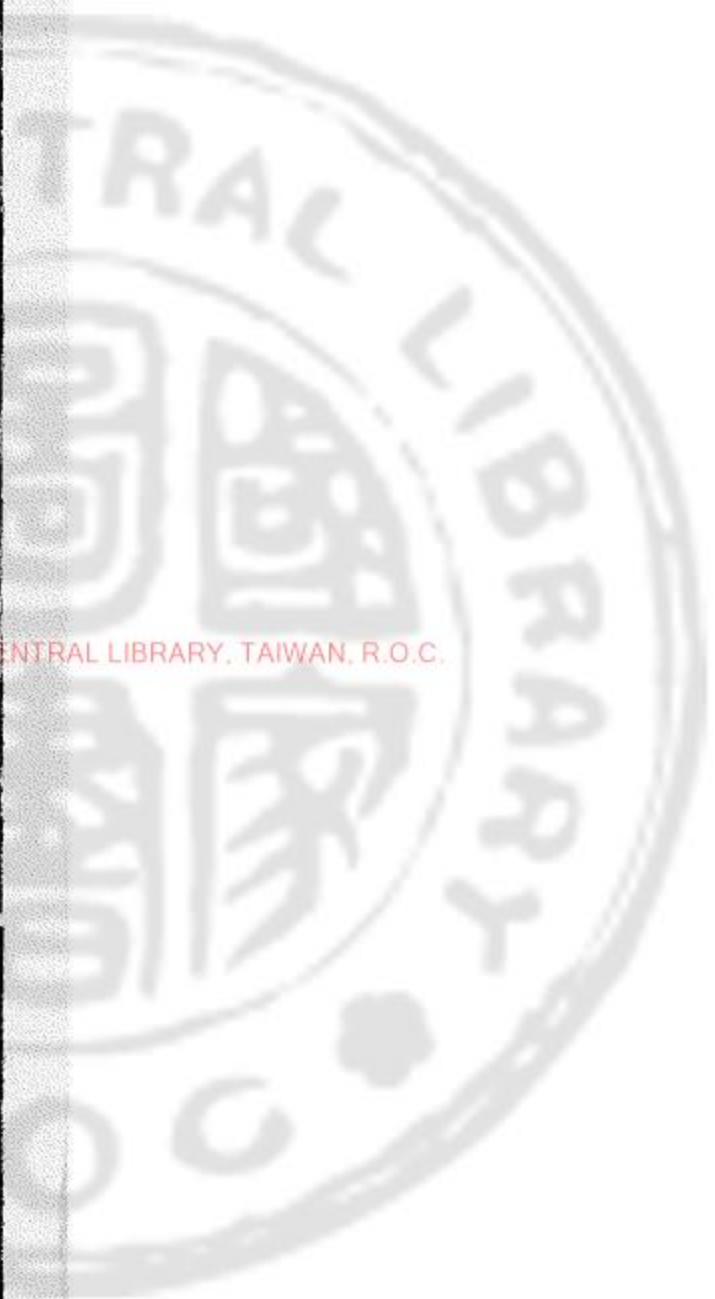
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鵝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

辨古書之真偽。曰鵝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

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託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



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二齊都寫在裏面若
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淳沈淳皆載
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
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者來有病曰文
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
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
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
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
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
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



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

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

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

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令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祕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音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

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綏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
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
黃夢升墓誌極好。某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
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
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
盡處。如五代史官者傳。不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
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
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
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

胷中流出。更無此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
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
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
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
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
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
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
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
自有此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
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
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
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
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
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
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
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

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
不知可為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
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
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
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
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
錢木之間。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
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
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

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

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

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

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

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

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真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

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慕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着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者但當看其

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者甚好讀字細點檢踈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其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

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者。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高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

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者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

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者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闢首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

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挽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八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孟子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鯀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

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令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

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負。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

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向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者一

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公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一云。便是令頓挫。他抑揚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令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

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
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
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
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者仁宗
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者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
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者他下字都不
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
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
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
已前不曾如此者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臨鐵

一事他便從臨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
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
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
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者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
者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
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
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
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
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

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令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鵲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令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一枝朴實頭道理。看若

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是本添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今作件物事。箇做起。一學起。有不崇朝而論天。○貫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

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及兩失也。○問要著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者。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

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

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

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

辨說三經之類

○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

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湏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五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轍○作文何必苦留意文不

可太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者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繞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者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嘗最愛看陳無

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裏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

學他一衣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亦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
腰脅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
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
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
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
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
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
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
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救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
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白語不
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
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
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
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
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
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

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感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

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

為樂乎。果能不隨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

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



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

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

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上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

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

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

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攬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與子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

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

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櫪謂之牝，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

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頌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

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夫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

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

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未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恐。

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

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

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

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淪。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
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
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
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
亦有善者。○問商開立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

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
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
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
會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
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
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
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
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
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

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揚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

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
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
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
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
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
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
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
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

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
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
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
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
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
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
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

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

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

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

章最佳

已下老莊

總論列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

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

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
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
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
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
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
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
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
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
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
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
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
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
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
精神發出來龐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
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
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
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
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頽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

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

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陞杙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主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

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

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

內政。自伍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

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

宋齊立化書序中所論也

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

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

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

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

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

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矣。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

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煌

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

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安。○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

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

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二三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迥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朧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

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

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

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

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

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二王却不去學。却要學。

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

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磁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

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

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

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忘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

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

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

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
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
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
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
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
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
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
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
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

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天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
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
子。是乃福郊福峙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
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
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
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
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
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
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

淹之所及者。然攷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

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

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

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為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間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

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

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音心。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

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

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麓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

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能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餞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終自可

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恠神愈

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

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記下總論
揚王韓

○荀卿才高

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曼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

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麓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寥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壯意思正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

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怒。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間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一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間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

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
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
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
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
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
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
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
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
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

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
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
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
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
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
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
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
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
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小用施為處。却
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

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襯筆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庶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

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

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

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

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

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恠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

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

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誣哉近世攻釋氏者如

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瀉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徃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

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彘。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

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主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曰。何蘇氏之精者。此在吾第。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一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比。曰。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士人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

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節幽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足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安舐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

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本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

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第
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
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
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捭闔之
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
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
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
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
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
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以爲交熾。士溺於見

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
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
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
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
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
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
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
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
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穀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者。○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

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文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

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